

# 從「符號席黛爾」到〈夏洛特夫人〉 ——席黛爾的創作歷程初探

劉相秀

## 摘要

伊莉莎白·埃莉諾·席黛爾為十九世紀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時期拉斐爾前派女藝術家。外表美麗出眾的她富有才華，同時還是模特兒、詩人。當時，拉斐爾前派出現「符號席黛爾」現象，男性藝術家們紛紛將席黛爾的面貌入畫，因此大量的人像畫都以她為畫面主角。

席黛爾成為拉斐爾前派廣受歡迎的模特兒，她也學習繪畫，留下許多用筆細膩的小幅作品。其畫作有素描、水彩、油畫，多以人物呈現，題材取自文學、詩歌，表現在時代壓抑下的女性思想，以歌頌永恒的愛情及渴望，展現真摯獨特的情感。然而，她一生卻歷經了肺病纏身、愛情不順遂、流產等生活困境，在心理傷痛、鴉片成癮下自殺死亡，結束其曲折且短暫的33歲人生。

本文討論席黛爾的經歷，女畫家由模特兒工作踏入拉斐爾前派藝術圈，從一位被創作者成為創作者。而後探究由席黛爾外貌而生成的藝術作品以及她本身的創作，並比較其與拉斐爾前派藝術家們以丁尼生著名詩篇〈夏洛特夫人〉為創作主題的作品，從圖像解析她繪畫中的思維，探析其存在的特殊性。

**關鍵字：**席黛爾、維多利亞女王時期、拉斐爾前派、符號席黛爾、夏洛特夫人

---

劉相秀：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研究生

E-mail: juju52033@gmail.com

# From “Symbol Siddal” to “Lady of Shalott” --- A Preliminary Study of Siddal’s Creative process

Liu, Hsiang-Hsiu

## Abstract

Elizabeth Eleanor Siddal was a British Pre-Raphaelite female artist in the 19<sup>th</sup> century, Victorian era. Siddal was not only a gorgeous and talented artist, but also a model as well as a poet. “Symbol Siddal” phenomenon emerged among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while many male artists painted Siddal’s feature in their artworks. As a consequence, a sizeable quantity of portrait that Siddal was played as protagonist left.

Siddal also learned painting and left lots of small artworks that were exquisite. Most of Siddal’s artworks were portraits and were themed either from literature or poetry in oil color, watercolor, pencil sketch and ink sketch. Her paintings expressed the thought of female under the repressive time to praise the desire and eternal love that conveyed sincere and unique emotions. Suffered from multiple issues such as lung disease, miscarriage, unfortunate love and depression, Siddal addicted to laudanum and committed a suicide at age 33, ending up her short lif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shift of Siddal’s experience from working as a model in the Pre-Raphaelite art circle to being as a creator, aiming to examine artworks that were painted her features and painted by her, to compare Siddal’s painting with other Pre-Raphaelite artists’ paintings that were about the theme of Tennyson’s famous poem “Lady of Shalott”, and to analyze the thinking of Siddal’s image from painting and its particularity.

**Keywords:** Siddal, Victorian era, Pre-Raphaelite, Symbol Siddal, Lady of Shalott Lady

伊莉莎白·埃莉諾·席黛爾（Elizabeth Eleanor Siddal, 1829–1862）<sup>1</sup>為十九世紀英國拉斐爾前派（Pre-Raphaelitism）<sup>2</sup>女藝術家。外表美麗出眾的她富有才華，同時還是模特兒、詩人。她一生歷經了肺病纏身、愛情不順遂、流產等生活困境，在心理傷痛、鴉片成癮下自殺死亡，結束其曲折且短暫的33歲人生。

關於席黛爾的身分認同，在《大英百科全書》（*British Encyclopedia*）檢索中並無列出席黛爾（檢索日2016.12.15），只有在但丁·加布利爾·羅塞提（Dante Gabriel Rossetti, 1828–1882）的資料可以找到她的名字，內容多為提及女畫家的美麗，以及羅塞提曾以她為創作對象、她悲劇性的死亡等，顯然並不將她視為一位藝術家，而只是將她列為附屬於羅塞提創作歷程出現的人物。除此，也有女性研究書籍將她定位為一位藝術家，如1978年羅傑·路易斯（Roger Lewis, C）與馬克·薩繆爾斯·拉斯納（Samuels Lasner, Mark）把她的詩與圖重新編輯出版《伊莉莎白·席黛爾的詩與繪畫》（*Poems and Drawings of Elizabeth Siddal*）<sup>3</sup>，開始重新挖掘她的作品。1989年珍·馬什（Jan Marsh）與帕梅·拉格里什·納恩（Pamela Gerrish Nunn）合著的《女性藝術家與拉斐爾前派運動》（*Women Artists and the Pre-Raphaelite Movement*）<sup>4</sup>，以及1991年馬什《伊莉莎白·席黛爾1829–1962，拉斐爾前派藝

<sup>1</sup> 本文中伊莉莎白·埃莉諾·席黛爾取自翻譯書由波洛克·葛蕾思達。Vision and Difference : Femininity, Feminism, and Histories of Art (2000)。視線與差異：陰柔氣質、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陳香君譯）。台北：遠流。（原著出版於1988）其中對Elizabeth Eleanor Siddall的人名中文翻譯。

<sup>2</sup> 參見Adams, Steven (1988). *The Art of the Pre-Raphaelites*. Apple Press. Swinglehurst, Edmund (1994). *The Art of the Pre-Raphaelites*. Parragon. Hardin, Terri (1996). *The Pre-Raphaelites : inspiration from the past*. Tiger Books. Clare Haworth-Maden (1998). *The Pre-Raphaelites*. Book Sales. Bullen, J. B. (1998). *The Pre-Raphaelite Body : Fear and Desire in Painting, Poetry, and Criticism*. Clarendon Press. Wood, Christopher (2000). *The Pre-Raphaelites*. Seven Dials. Cars, Laurence des. (2000). *The Pre-Raphaelites Romance and Realism*. Harry N. Abrams. Prettejohn, Elizabeth. (2000). *The Art of the Pre-Raphaeli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等，重要拉斐爾前派專書。

<sup>3</sup> Lewis, Roger C. & Lasner, Mark Samuels (1978). *Poems and Drawings of Elizabeth Siddal*. Wombat Pr.

<sup>4</sup> Marsh, Jan & Nunn, Gerrish Pamela (1989). *Women Artists and the Pre-Raphaelite Movement*. Virago Press Ltd.

術家》（*Elizabeth Siddal, 1829–1862: Pre-Raphaelite Artist*）<sup>5</sup>等書更是直接將她視為藝術家探討她的創作與生活。

席黛爾與羅塞提之間的愛情故事是關於拉斐爾前派相關文獻中時常被提及的部分。在各文獻中，她多為附屬於羅塞提記錄中的模特兒、情人、妻子，以浪漫、淒美、戲劇性的愛情故事敘寫呈現。

在部分拉斐爾前派書籍中以男性觀點，將女性視為被男性拯救的女人，敘述瓦爾特·德弗雷爾（Walter Howell Deverell, 1827–1854）透過尋找不為人知的女性面孔，描繪她成為畫中傳奇故事的角色，如此以美創造女性存在的價值。記錄拉斐爾前派的重要學者威廉·邁克爾·羅塞提（William Michael Rossetti, 1829–1919）以及史學家威廉·岡特（William Gaunt, 1900–1980）對於席黛爾的描寫就是如此，將她塑造成男畫家作品裡的神祕、美麗符號，因而忽視了她本身在藝術發展、成就的特殊價值。

席黛爾生於英國十九世紀維多利亞女王時期（Victorian era, 1819–1901）。此時期是充滿壓抑的時代，女權運動開始醞釀生成，女性逐漸為自己發聲。而席黛爾也在此時發展了繪畫創作，她的作品多以文學、詩歌為主題材料，其中涉及婦德、生命、愛情等議題。在女畫家的想像中，將自身關注的文學、詩集以細膩的線條筆觸構思，而再現詩文場景。

因席黛爾的美貌，致使藝術史將她的存在建構在外貌與愛情描寫為多，筆者認為其不該只是附屬於他人的創作符號或愛情故事中的角色。關於她在藝術生涯中的創作與貢獻，在國內無人對其作品細部的形式、內容、風格、價值深入著墨探討，因此筆者認為席黛爾的繪畫將是值得研究的題材。

## 壹、符號席黛爾

模特兒與藝術家之間的關係，在19世紀拉斐爾前派有了微妙而特殊的變化。拉斐爾前派喜愛以身旁友人、家人為模特兒，他們也在街上尋找美貌、氣質高雅、理念契合的女性，邀請她們到工作室為畫作模特兒。若是藝術家與

<sup>5</sup> Marsh, Jan (1991). *Elizabeth Siddal, 1829–1862: Pre-Raphaelite artist*. Ruskin Gallery; 1st Ed. Edition.

模特兒合作得宜，便會長期一起工作，因此受歡迎的模特兒不時出現在不同畫家的作品中。有些模特兒與藝術家關係良好，在工作室裡耳濡目染、學習繪畫，甚至轉型工作，從模特兒工作轉向繪畫的發展。

席黛爾在當時便成為了廣受拉斐爾前派藝術家們喜愛的模特兒。因此，如同一股風潮，男藝術家們紛紛將席黛爾入畫，她的面貌因而流轉於不同作品中，成為詮釋畫作內涵意象的視覺符號。包括德弗雷爾、威廉·霍爾曼·亨特（William Holman Hunt, 1827–1910）、羅塞提、米雷（John Everett Millais, 1829–1896）等人，以細膩筆觸描繪她精緻的五官輪廓、藍綠色雙眸、紅髮，呈現女畫家柔美卻病態、虛弱的氣質。在此筆者將大量以席黛爾為視覺符號的現象稱之為「符號席黛爾」。

拉斐爾前派繪畫關注中古世紀精神與神話故事，從詩集、文學作品中取材，這些繪畫多以女性人物構成畫面。在面對有女性人物的主題，時常會試圖暗示女性是充滿魔性的，認為女人美麗的容貌將有滅亡男性的可能，因此作品中強調了女人將帶來墮落，並逐步帶領男性走入毀滅的危機。

在「符號席黛爾」背後，德弗雷爾、亨特、羅塞提、米雷宣示其強烈的意識形態，畫作特別描繪唯美哀怨的型態與情緒，強調真實的情感，這與當時維多利亞時代由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所發展的，浮誇、理想美的主流藝術逆道而行。他們強烈反對學院派風格，並認為社會真實面貌是浮誇、偽善、醜惡不堪，而不是完美無瑕的。而席黛爾展現的柔弱、病態正好符合時下拉斐爾前派認為相對於浮誇、理想美而更貼近生活不特意修飾的氣質，因此在筆下更是強化了她陰柔美麗的特質，藉以傳達内心忠於真實狀態的情感流露。

一探席黛爾的生平與藝術成就，可以發現她戲劇化的經歷流轉於拉斐爾前派的相關紀錄與評論中，這些文章的書寫使用不同形容詞描述她擁有的外貌氣質。從資料中，可發現拉斐爾前派男性藝術家是如何著迷席黛爾的外表。

藝評家威廉·羅塞提描述席黛爾為最美麗的生物，他以身型高大、長頸、

綠藍眼睛、完美眼皮、亮麗膚色、紅髮等詞彙形容她。<sup>6</sup>從威廉·羅塞提的描述中，特別強化了她的外表特徵，讓讀者可以想像女畫家的美麗，我們從文字中也可發現當時觀看其美貌所關注的部分。

藝術史學家岡特對席黛爾的出現與存在描述為：「一場夢想的運動必須有它夢想的女子，這完全符合邏輯。如果世界上不存在席黛爾小姐，那就必須把她創造出來。」<sup>7</sup>從岡特的描述，可發現她存在的文本，透過男性觀看的角度書寫，文字成了一種文本的創造，席黛爾成為書信日記中以及史學家、藝評家筆下創造出的維多利亞時代神秘女子。

關於席黛爾的典型書寫，為羅塞提與她之間的愛情故事。岡特紀錄她與羅塞提間的關係：「羅塞提與席黛爾創造出神秘、充滿精神痛苦，包含萎靡的、令人眼簾沉重的絕望，包含著無法言喻、無法解釋的哀傷。」<sup>8</sup>在許多記錄兩人的書寫，總是特別強調了他們之間相愛卻不順遂的關係。

學者馬什提及席黛爾的傳奇故事中，她如何在帽店被他人發現，這樣的情節是最為人熟悉的故事，它標示了一個傳說的開始。<sup>9</sup>並在席黛爾與羅塞提的愛情故事中將其塑造成更加神秘的女子。

不論是「符號席黛爾」還是文字紀錄中，席黛爾被當作一個創造的對象。史學家描寫她從一個平凡女子成為藝術圈的超級名模，是因拉斐爾前派男性藝術家看重其美貌，將她入畫而造就。回過頭來，觀看她與拉斐爾前派發展出的圖像創作，可發現在男性畫家背後無聲付出的席黛爾，是成就不同他人名作的重要關鍵。

作為一位女藝術家，她的存在建構在男性書寫的成就與作品中的視覺符號。畫作以其外表與男畫家自身情感結合，而逐漸形成視覺符號，之構成來自一位富有美貌的模特兒。以席黛爾為視覺符號的畫作生成，暗示了她在藝術圈

<sup>6</sup> Rossetti, William Michael (1895). *Dante Gabriel Rossetti. His Family-Letters with a Memoir, Volume One.* Ellis. p. 171

<sup>7</sup> 岡特·威廉。《拉斐爾前派的夢》（肖聿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原著出版於1941）p.48

<sup>8</sup> 岡特·威廉。《拉斐爾前派的夢》（肖聿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p.76

<sup>9</sup> Marsh, Jan (1985). *The Pre-Raphaelite Sisterhood.* St. Martin's Press. p.15

活動的許多可能性。追溯1850年開始，「符號席黛爾」出現，標示性說明了其特殊存在。美貌促使她踏入拉斐爾前派藝術圈，成為他人筆下重要的繪畫對象。

席黛爾的出現使德弗雷爾、亨特、羅塞提、米雷等人產生源源不絕的靈感，另一方面可能是她的形象符合了當時畫作中要傳達的形象需求，人們藉由她的形象做為文學、文化建構時視覺再現的媒介，「符號席黛爾」的建構過程以席黛爾的各種情態詮釋，以此展現拉斐爾前派對文學或者自身文化的景仰。若無模特兒的合作與良好的關係建立，作品便無法順利完成，因此她在藝術作品的生成中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然而，她存在的價值並不僅於此。

## 貳、畫作中的席黛爾

1850年，德弗雷爾繪製的油畫〈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圖一」被視為是第一張以席黛爾為模特兒的畫作。作品中，她擔任畫面左方女主角薇奧拉（Viola）的角色，而德弗雷爾也將自己入畫，成為故事裡的奧西諾（Orsino）。<sup>10</sup>德弗雷爾的〈第十二夜〉採用英國詩人、劇作家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著名的同名浪漫喜劇《第十二夜》<sup>11</sup>為背景，故事中由薇奧拉、奧西諾、奧麗維婭（Olivia）等人發展出的浪漫愛情故事。



圖一 德弗雷爾，〈第十二夜〉，油畫，1849–185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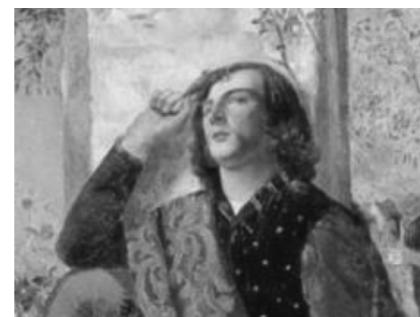
<sup>10</sup> Hawksley, Lucinda (2004). *Lizzie Siddal—The Tragedy of a Pre-Raphaelite Supermodel*. Andre Deutsch. p.18–19

<sup>11</sup> 《第十二夜》為1623出版的《威廉·莎士比亞先生的喜劇、歷史劇和悲劇》（Mr. 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es, Histories, & Tragedies）中的一段喜劇。

在德弗雷爾〈第十二夜〉，一字展開的人物排列中，前後大小關係的布局裡，可以看到德弗雷爾描繪席黛爾年輕紅潤的臉龐「圖二」、細白的肌膚、棕紅髮絲等，這樣的薇奧拉沒有太多情緒，靜態坐姿以謹慎、平淡的神情凝視著德弗雷爾以自己化身的奧西諾「圖三」。



圖二 〈第十二夜〉局部，以席黛爾為模特兒的薇奧拉



圖三 〈第十二夜〉局部，德弗雷爾將自己化身奧西諾

席黛爾成為一位模特兒並不是特意養成的。1849年，年約20歲的她，有著亮麗奪目的外表。原先只是一位在女帽店工作的平凡女子，沒有受過模特兒與繪畫的基礎訓練。受到德弗雷爾的邀請，她到德弗雷爾的畫室為新作品為模特兒，於是開始了模特兒的工作生涯。<sup>12</sup>從此，1950年至1962年間，她的生活都與拉斐爾前派藝術圈與藝術發展緊密不可分。

透過德弗雷爾，席黛爾認識了拉斐爾前派，並與成員培養了深厚的情誼。除了德弗雷爾的〈第十二夜〉，她還擔任許多畫作的模特兒。拉斐爾前派著名畫作中的女角人物陸續出現這位美麗女子的面孔。如亨特於1850年所繪〈一個改變信仰的英國家庭掩護基督教傳教士〉(The Christians Sheltering from the Persecution of the Druids)「圖四」畫面中央的女子「圖五」，以及1851年〈瓦倫丁自普洛特斯拯救希爾維婭〉(Valentine Rescuing Sylvia from Proteus)「圖六」畫作中的紅髮女子希爾維婭「圖七」皆是以席黛爾為模特兒。

<sup>12</sup> Cars, Laurence des (2000). The Pre-Raphaelites Romance and Realism. Harry N. Abrams. p. 42.



圖四 亨特，〈一個改變信仰的英國家庭掩護基督教傳教士〉，油畫，1850年



圖五 〈一個改變信仰的英國家庭掩護基督教傳教士〉局部，席黛爾擔任模特兒的角色



圖六 亨特，〈瓦倫丁自普洛特斯拯救希爾維婭〉，油畫，1851年。由左至右為女扮男裝的茱莉亞（Julia）、遇劫的希爾維婭（Sylvia）、拯救希爾維婭的普洛特斯（Proteus）、懊悔的凡倫丁（Valentine）



圖七 〈瓦倫丁自普洛特斯拯救希爾維婭〉局部，席黛爾擔任模特兒的希爾維婭

〈一個改變信仰的英國家庭掩護基督教傳教士〉為宗教題材的故事，而〈瓦倫丁自普洛特斯拯救希爾維婭〉是莎士比亞音樂劇作品《維洛那的兩位紳士》（*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的情節，希爾維婭是《維洛那的兩位紳士》的重要女主角。亨特畫作注重細節，畫出席黛爾白皙皮膚、大眼、身型瘦長，她身著華麗服裝，凝視一方，若有所思的神情，再現了《維洛那的兩位紳士》中希爾維婭遇難的森林場景。

除此，談起席黛爾必定談起與羅塞提間發展出的作品。自1850年，席黛爾認識了拉斐爾前派發起人之一的羅塞提，她也成為羅塞提的模特兒。而後與羅塞提有著摯友、戀人、學生、夫妻等親密關係。從此，羅塞提出現以她為描繪對象的畫作，在威廉·羅塞提的日記中，記錄〈羅莎薇絲提塔〉（*Rossovestita*）「圖八」為第一張席黛爾作為羅塞提模特兒的作品<sup>13</sup>，之後有〈碧雅翠絲在一場婚宴上拒絕向但丁問候〉（*Beatrice at a Marriage Feast Dante her Salutation*）「圖九」、「席黛爾頭像」（*Portrait of Elizabeth Siddal*）「圖十」、「圖十一」、「幸福的碧雅翠絲」（*Beata Beatrice*）「圖十二」等作品。後來，她成為羅塞提的專屬模特兒，在羅塞提的作品生成中是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對她有大量的素描，紀錄生活樣貌，還將她化身為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 1265–1321）《神曲》（*Divine Comedy*）的碧雅翠絲、神話女神、謬斯等形象。



圖八 羅塞提，〈羅莎薇絲提塔〉，  
水彩，1850年



圖九 羅塞提，〈碧雅翠絲在一場婚宴上拒  
絕向但丁問候〉，水彩，1852年

<sup>13</sup> Rossetti, W. M. (1975). *The P. R. B. Journal : William Michael Rossetti's Diary of the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1849–1853,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Pre-Raphaelite Docu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62.



圖十 羅塞提，〈席黛爾頭像〉，  
墨水，1855年



圖十一 羅塞提，〈席黛爾頭像〉，  
水彩，1850–65年



圖十二 羅塞提，〈幸福的碧雅翠絲〉，油畫，1864–1870年

縱觀羅塞提以席黛爾為描繪對象的畫作，可發現畫中她總是憂傷惆悵、微閉雙眼、無神的表情，畫家對她的愛看作為一種對思想、象徵、審美的對象。<sup>14</sup>羅塞提對但丁非常感興趣，繪畫作品多取自但丁的詩作為題材。他翻譯但丁《新生》(Vita Nuova)抒情詩，但丁抒發對戀人碧雅翠絲(Beatrice)的純潔愛情。碧雅翠絲是美而不可及的。於是，羅塞提將自己對席黛爾的喜愛昇華為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狀態。他憑藉席黛爾的外貌，完成內心面對理想情人時，所抱持的崇高愛情意義。因此席黛爾的面貌被他塑造成一個悵然不可得的情人。

<sup>14</sup> Prettejohn, Elizabeth (2000). *The Art of the Pre-Raphaeli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以席黛爾為模特兒的作品，還有1852年米雷完成的著名之作〈奧菲莉亞〉（Ophelia）「圖十三」、「圖十四」，取自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Hamlet）的一個重要角色。畫作中，漂浮河流上的女子就是以席黛爾為模特兒，她蒼白細緻的樣態，為米雷表現了作品中美麗少女的心碎與死亡。



圖十三 米雷，〈奧菲莉亞〉，  
油畫，1851–1852年



圖十四 米雷，〈奧菲莉亞〉，  
素描，1852年  
描繪席黛爾沉浮於水中的姿態

德弗雷爾、亨特、羅塞提、米雷等藝術家都是當時拉斐爾前派藝術運動中有理想抱負的青年。拉斐爾前派組成，由1848年起，一群青年藝術家察覺時下主導藝術的皇家藝術學院學院派，過度崇尚理想美與均衡感的畫面追求，以至於理想美與均衡感成為一套在構圖、繪畫時的定型化規準，畫面得根據同樣的光影原則構圖，而拉斐爾前派認為學院派的創作模式有礙繪畫風格、個性的發展。

岡特曾提到拉斐爾前派作畫方法是：「把現實的人物和背景放在想像的場景中，或者相反（即把想像的人物和背景放在現實的場景中），然後根據自然畫出想像的場景，描繪最真實的細節，使用純淨生動的顏色。<sup>15</sup>」由此，我們可以觀察到拉斐爾前派對於畫面的安排與細膩之處，他們企圖改變當下藝術思想固化的局面，以反拉斐爾美感的作畫方式實踐他們的創作，希望繪畫能夠回到在拉斐爾之前，不去太過追求強調完美、理想與均衡的自然、質樸畫面。

<sup>15</sup> 岡特·威廉。《The Pre-Raphaelite Dream》(2005)。拉斐爾前派的夢（肖聿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p. 44。

關於繪畫目的，岡特也曾指出拉斐爾前派畫家認為必須表現道德與兩性關係<sup>16</sup>。在喜愛執著自然景物優美精緻的細部，寫實描寫狀態下，拉斐爾前派注重獨自的構想，展現擬古懷舊情緒的風格<sup>17</sup>與道德色彩。

在拉斐爾前派藝術發展中，藝術家之間情誼緊密，在合作、互助中對藝術的思維相互影響。透過他人描繪席黛爾的作品、草稿，可一窺她擁有的外型、氣質。「符號席黛爾」說明了她作為模特兒存在的重要性，其美貌與氣質促使、影響了畫作的生成，而女畫家自身的創作也在此時開始醞釀。

## 參、從模特兒到藝術家

由模特兒工作踏入藝術圈的席黛爾受到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賞識，以及羅塞提給予繪畫的指導<sup>18</sup>，開始了藝術創作的發展。席黛爾藝術創作的養成，並不像男藝術家們是從傳統藝術學院開始的。有一段時間，羅塞提教導她繪畫的技巧，男畫家創作思想的反叛性格與實驗性的繪畫技法，都帶給席黛爾許多啓發，對於繪畫的構思，她也有自己的獨特見解。而羅斯金注意到其顯露在創作上的才氣，在1855年後羅斯金資助與鼓勵，成為重要資助者，也收藏了她大量的畫作。<sup>19</sup>

除了以模特兒的姿態，呈現在不同藝術作品裡，其一生還留下許多用筆細膩的小幅繪畫作品，有素描墨水手稿、水彩、油畫、插圖，多以人物呈現，取自文學、詩歌題材，使用充滿線條筆觸的風格，表現在時代壓抑下的女性地位與思想，以歌頌永恒的愛情以及渴望，展現真摯獨特的情感。

岡特描述席黛爾的創作：「她的詩歌像古代歌謠一樣簡單而動人；她的繪畫具有真正的中世紀精神，絕不遜於專業訓練、繪畫能力更強的拉斐爾前派作

<sup>16</sup> 岡特·威廉。The Pre-Raphaelite Dream (2005)。拉斐爾前派的夢（肖聿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p. 82。

<sup>17</sup> 以中世紀故事和文學、詩篇題材為主。

<sup>18</sup> 參見 Aldershot, Hants (1991). Rossetti's portraits of Elizabeth Siddall: a catalogue of the drawings and watercolours. Scolar Press. Marsh, Jan. & Nunn, Gerrish Pamela (1989). Women Artists and the Pre-Raphaelite Movement. Virago Press Ltd. p. 66等書。

<sup>19</sup> Marsh, Jan (1991). Elizabeth Siddal, 1829–1862: Pre-Raphaelite artist. Ruskin Gallery; 1st Ed. Edition. p. 14.

品。」<sup>20</sup>其以簡短的字句肯定她的詩歌與繪畫。

根據學者波洛克在1988年提及席黛爾所留下的畫作與媒材：「從一八五二至一八六一年，她是個藝術家和詩人，製作了一百件以上的作品」<sup>21</sup>以此可作為席黛爾才華展現的證據。

對於席黛爾的神秘與故事，與其留存的作品，更使人產生好奇心。在筆者蒐集現所留存的作品資料，大部分以素描與水彩為使用媒材。所幸其留下不少素描作品，以此能夠知悉她在繪畫創作的起始。在拉斐爾前派文獻中，可探1852年後她向羅塞提學習，女畫家的創作量受到身體健康的影響有所變化。直到1857年受到身體健康的影響，她的作品生產量下降。<sup>22</sup>

席黛爾創作的詩篇與繪畫中，其詩充滿對痛苦、感傷、愛情、死亡、信仰、盼求的極致内心情緒抒發。如她的詩〈寂靜之木〉（A Silent Wood）中，將自身情感寄情於樹木與自然之物，詩裡出現暈厥（faint）、死亡（die）、暈（swoon）等狀態，描述在黑暗之中等待上天（God）將自己帶回不孤單（alone）的某一天。在〈真愛〉（True Love）一詩之中，她用墳（grave）、告別（Farewell）、獨自（alone）、離去（leave）、死去的葉子（dead leaves）、暈厥（fainting）、沉睡（Sleeping）、死亡（dead）等字眼。在〈逝去的愛〉（Dead Love）一詩中，出現死（dead）、孤獨（alone）等字眼。<sup>23</sup>從這些詩中，可看出她時常使用難過的文字表達孤獨與接近死亡的心情狀態，由此可知其敏感的內心是憂慮與恐懼的。

從威廉·羅塞提的紀錄，席黛爾的第一幅畫作為〈我們七個〉（We are Seven）<sup>24</sup>，出自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詩。席

<sup>20</sup> 岡特·威廉。《The Pre-Raphaelite Dream》（2005）。拉斐爾前派的夢（肖聿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原著出版於1941）p.74

<sup>21</sup> 波洛克·葛蕾思達。《Vision and Difference : Femininity, Feminism, and Histories of Art》（2000）。視線與差異：陰柔氣質、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陳香君譯）。台北：遠流出版。p.154

<sup>22</sup> Marsh, Jan. & Nunn, Gerrish Pamela (1989). *Women Artists and the Pre-Raphaelite Movement*. Virago Press Ltd. p.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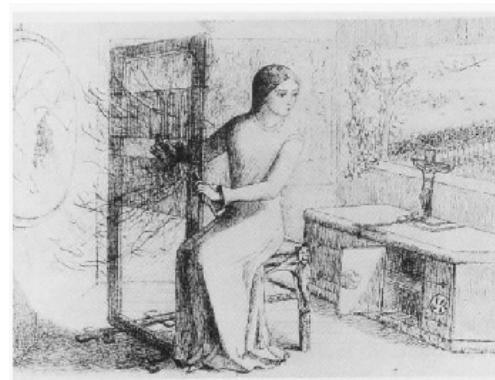
<sup>23</sup> Lewis, Roger C. & Lasner, Mark Samuels (1978). *Poems and drawings of Elizabeth Siddal*. Wombat Pr.

<sup>24</sup> Rossetti, William Michael (1895). *Dante Gabriel Rossetti. His Family-Letters with a Memoir, Volume One*. Ellis.

黛爾的繪畫生涯大約從1852年至1861年間，短短不到十年，風格無太大差異轉變，卻展現其強烈個人畫風。而1854年至1857年為其創作的高峰期。畫作除了〈自畫像〉（Self portrait）「圖十五」也有從文學、詩集、民謠發想的水彩、素描作品。如鉛筆墨水素描作品〈夏洛特夫人〉（Lady of Shalott）「圖十六」、〈皮帕經過〉（Pippa Passes）「圖十七」，水彩作品如〈聖杯的任務〉（The Quest of the Holy Grail）「圖十八」、〈克萊爾夫人〉（Lady clare）「圖十九」、〈松德斯先生〉（Clerk Saunders）「圖二十」等。



圖十五 席黛爾，〈自畫像〉，  
油畫，1853–4年



圖十六 席黛爾，〈夏洛特夫人〉，  
墨水筆，1853年



圖十七 席黛爾，〈皮帕經過〉，  
墨水筆，1854年



圖十八 席黛爾，〈聖杯的任務〉，  
水彩，1855–1857年



圖十九 席黛爾，〈克萊爾夫人〉，  
水彩，1857年



圖二十 席黛爾，〈松德斯先生〉，  
水彩，185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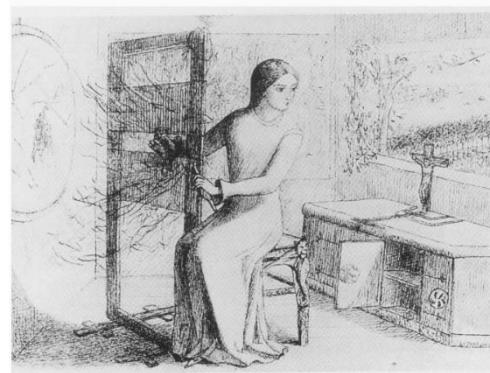
席黛爾的畫作以水彩與墨水、鉛筆為主要媒材，題材富於表現人物情感。她對畫面質感的描繪講究，利用水彩、墨水、粉彩層層疊覆，使畫面留有細緻的筆觸。女畫家長期處於肺病苦痛的掙扎與憂鬱、恐懼，既蒼白又瘦弱的她，時時感受到死亡離自己很近，藉由圖像創作，傳達的是對愛情不滅的珍惜，是一種超越時空、超越現實困境的描繪。

## 肆、夏洛特夫人

19世紀藝術與文學、詩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以文學、詩歌內容為創作，在當時是常見的一種繪畫題材。當時知名文學家、詩人如莎士比亞、珀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約翰·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阿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 1809–1892）的文、詩作是拉斐爾前派喜歡的創作主題，其中著名詩篇〈夏洛特夫人〉便是如此。

〈夏洛特夫人〉取自丁尼生在1832年出版的詩集<sup>25</sup>中《國王敘事詩》（Idylls of the King）的〈夏洛特夫人〉，是拉斐爾前派喜愛詮釋的一段愛情題材，詩中傳達的情慾、渴望，受到當時維多利亞社會的大眾喜愛。而席黛爾也有一幅〈夏洛特夫人〉「圖二十一」之作。

<sup>25</sup> Tennyson, Alfred (1832). *Poems by Alfred Tennyson*. London: Edward Moxon, 94 New Bond Street.



圖二十一 席黛爾，〈夏洛特夫人〉，墨水筆，1853年

〈夏洛特夫人〉詩中描述夏洛特島的高塔中，一位受到詛咒的女子，身穿白袍，日夜不停地織著魔毯，她必須藉著鏡子裡的影像將其看到的織入魔毯。除了席黛爾，羅塞提、亨特、約翰·威廉姆·沃特豪斯（John William Waterhouse, 1849–1917）、查爾斯·羅賓遜（Charles Robinson, 1870–1937）等也都曾以〈夏洛特夫人〉為繪畫題材，以〈夏洛特夫人〉一詩引起定義女人的廣泛討論。

丁尼生〈夏洛特夫人〉一詩共有四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描述夏洛特夫人生處的周圍環境，第二部為織網的夏洛特夫人與魔鏡，第三部分是騎士與夏洛特夫人，第四部分為躺在船上的夏洛特夫人。

拉斐爾前派成員各自取用其所喜愛的詩段情節作為創作題材。從1853年席黛爾所繪製完成的〈夏洛特夫人〉情境，可推敲她是取自〈夏洛特夫人〉一詩中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的詩句場景，述說夏洛特夫人在織布房裡，手上不停織著布，鏡中出現騎士，並且鏡子出現裂痕。根據畫面構圖，推斷席黛爾〈夏洛特夫人〉一作取用詩句分別為下：

「距離她閨房一箭之遙外，  
有一位騎士在麥捆間奔馳」

“sabow – shot from her bower – eaveshe rode  
between the barley – sheaves”

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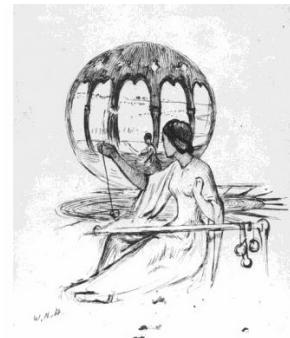
「那網頓時飛起來朝向外飄，  
那鏡子一裂兩半就碎掉。」<sup>26</sup>

“Out flew the web and floated wide ,  
the mirror crack'd from side to sid.”

在同時期拉斐爾前派作品中，可發現與席黛爾所作相關〈夏洛特夫人〉詩句場景有亨特於1850年繪製的三幅〈夏洛特夫人〉「圖二十二」、「圖二十三」、「圖二十四」墨水稿以及1857年的〈夏洛特夫人〉「圖二十五」木刻版畫、1905年的〈夏洛特夫人〉「圖二十六」油畫。沃特豪斯也有三幅主題取材夏洛特夫人的繪畫作品，其中以1894年〈夏洛特夫人〉「圖二十七」與1916年繪製的〈我討厭這些影像，夏洛特夫人說〉（I am Half-sick of shadows, said the Lady of shallot）「圖二十八」兩幅畫中場景和席黛爾畫的〈夏洛特夫人〉為使用相關詩段情節。



圖二十二 亨特，〈夏洛特夫人〉，  
墨水，1850年



圖二十三 亨特，〈夏洛特夫人〉，  
墨水，1850年



圖二十四 亨特，〈夏洛特夫人〉，  
黑色粉筆、鋼筆和墨水，1850年



圖二十五 亨特，〈夏洛特夫人〉，  
木雕印刷，1857年

<sup>26</sup> 丁尼生。Selected poems of Alfred Tennyson (2014)。丁尼生詩選（黃果忻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p. 38–51。



圖二十六 亨特，〈夏洛特夫人〉，  
油畫，19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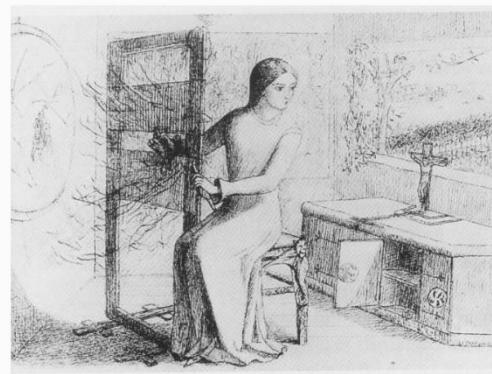
圖二十七 沃特豪斯，〈夏洛特夫人〉，  
油畫，1894年



圖二十八 沃特豪斯，〈我討厭這些影像，夏洛特夫人說〉，油畫，1916年

同樣是以〈夏洛特夫人〉詩句中第二部分與第三部分詩句為題材發展的畫作，席黛爾、亨特、沃特豪斯各自透過自身觀點呈現的不同部分。雖然同是繪製一個等待救贖與被魔咒監禁的女人，相較席黛爾呈現的夏洛特夫人日夜工作的房間擺設、衣著、女性性格，與亨特、沃特豪斯呈現的有明顯差異。

相較於亨特與沃特豪斯繪製的〈夏洛特夫人〉場景繁複、色彩精美，席黛爾的〈夏洛特夫人〉顯得簡潔，僅以線條輪廓繪製。在房間擺設，可看出她的構思中，夏洛特夫人的房間「圖二十九」是簡單樸實的，而亨特與沃特豪斯想像的夏洛特夫人房間如「圖三十」、「圖三十一」對傢具的描繪是特別強調雕花、壁飾、地毯，顯得華麗而繁複。在衣著的部分，席黛爾將夏洛特夫人的衣



圖二十九 席黛爾，〈夏洛特夫人〉，  
墨水筆，1853年



圖三十 亨特，〈夏洛特夫人〉，  
油畫，1905年



圖三十一 沃特豪斯，〈夏洛特夫人〉，油畫，1894年

裝也畫得格外簡單，一席白長裙無特別的裝飾呈現，而亨特與沃特豪斯畫作中的夏洛特夫人衣著特別強調衣折曲線、花紋樣式、造型，以增添夏洛特夫人的豔麗感。

在夏洛特夫人性格呈現的部分，席黛爾與亨特、沃特豪斯表現的夏洛特夫人更是截然不同。女畫家的夏洛特夫人是平靜祥和的，表現了女性的單純，而亨特與沃特豪斯繪的夏洛特夫人眼神銳利，帶著憤怒、厭煩與不滿的情緒，在室內一片黯淡沉寂中，營造出一股緊張的氛圍。

回顧丁尼生的詩作，夏洛特夫人的織布工作象徵著傳統禁錮的婦德標準，女人有自己的工作，不得踰越其本份。鏡子存在的作用為顯示夏洛特夫人的生

活被禁止的事物，當鏡子中產生裂紋便揭示死亡的降臨。

席黛爾試圖重現詩句的場景，以簡單線條表現夏洛特夫人的生活與自覺，並以窗外的俯瞰景色暗示夏洛特夫人身在高塔，質樸畫面帶入了她個人的思維。她筆下的夏洛特夫人穿著簡便，沒有緊張感，輕鬆的持續織布，身穿長裙，織物飄在空中，高塔屋內陳設簡單傢具、織布機。夫人不再對著鏡子，而望向窗外，而鏡中出現了一位騎士，夏洛特夫人正等待被其救贖。

席黛爾的畫作中，角色性格與空間都經過她精心設計，她在繪畫作品裡的細膩短小筆觸也如其面對病痛時焦躁神經質的狀態。她的〈夏洛特夫人〉描繪望向窗外的夫人，說明了其開始有了思想，面對理想的夫人是無懼的，不再是丁尼生詩篇設定的那個只能夠透過鏡子看到背後窗外景色的女子，她不再服從被設定的命運，便可以離開這座禁錮的道德高塔，傳達了身為女性面對慾望的自覺。席黛爾的繪畫表現獨特而不同於同時期的拉斐爾前派藝術家，展現她的個人風格。女性權力是長期被忽視與支配的，席黛爾透過繪畫的安排，揭示社會對女性來自觀看、思想邏輯、工作不自由的不平等待遇。

## 伍、結論

在拉斐爾前派「符號席黛爾」的作品中，一窺席黛爾擁有的外型、氣質，可看出她不平凡的影響力與重要性。她不但為拉斐爾前派的謬思、他人創作靈感的泉源，其面貌更成為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文化建構時視覺再現的媒介。

由「符號席黛爾」到〈夏洛特夫人〉作品的發展，席黛爾從一位被創作者成為創作者，她不僅是一位外表美貌的女子，其自身發展的詩集與繪畫創作，足以定位其藝術身份。席黛爾由模特兒工作踏入拉斐爾前派藝術圈，發展了繪畫與詩的創作。受到拉斐爾前派影響，她的繪畫以不同於學院派理想化的規準、技巧繪製，以素描、水彩、油畫創作人物繪畫，風格上構圖簡約，且線條筆觸細膩。

筆者認為席黛爾是一個有想法的藝術家，雖與其他藝術家們一同都喜好於文學、詩歌題材，在繪圖上卻有不同於他人觀看的角度。比較席黛爾的〈夏洛特夫人〉與他人的作品，她融合了自身豐富的情感，顯現身為女性的見解，並

在一幅幅的繪畫中，發展出自己的繪畫風格，豐富了維多利亞時代藝術的觀看視野。

透過繪畫與詩，席黛爾的個人特質與生命經驗成就其存在的價值，使其不再只是男性建構的「符號席黛爾」。她的畫作有高度的抒情、表現和象徵性，透露出慾望訊息，在畫作中構築個人的主體性思維，是作為女性壓抑的自覺，以及對愛情與藝術理想不斷的追求，同時也是對死亡病痛恐懼不安的釋放，遂成充滿生命訊息與感性思想的視覺顯現。

## 參考文獻

### 一、專書

- 丁尼生。*Selected poems of Alfred Tennyson.* (2014)。丁尼生詩選（黃果炘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Tennyson, A. (2014). *Selected poems of Alfred Tennyson.* (G. S. Huang, Trans.). Beijing City, China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ess.
- 波洛克·葛蕾思達。*Vision and Difference: Femininity, Feminism, and Histories of Art* (2000)。視線與差異：陰柔氣質、女性主義與藝術歷史（陳香君譯）。台北：遠流。（原著出版於1988年）
- Pollock, Griselda (2000). *Vision and Difference: Femininity, Feminism, and Histories of Art.* (S.J. Chen, Trans.). Taipei City, Taiwan, ROC: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88.)
- 岡特·威廉。*The Pre-Raphaelite Dream* (2005)。拉斐爾前派的夢（肖聿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原著出版於1941年）
- Gaunt, William (2005). *The Pre-Raphaelite Dream.* (X. Yu, Trans.). Nanjing City, China: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1.)
- Adams, Steven (1988). *The Art of the Pre-Raphaelites.* Apple Press.
- Aldershot, Hants (1991). *Rossetti's portraits of Elizabeth Siddal: A Catalogue of the Drawings and Watercolours.* Scolar Press.
- Bullen, J. B. (1998). *The Pre-Raphaelite Body: Fear and Desire in Painting, Poetry, and Criticism.* Clarendon Press.
- Clare Haworth-Made (1998). *The Pre-Raphaelites.* Book Sales.
- Cars, Laurence des (2000). *The Pre-Raphaelites Romance and Realism.* Harry N. Abrams.
- Hardin, Terri (1996). *The Pre-Raphaelites: Inspiration from the Past.* Tiger Books.
- Hawksley, Lucinda (2004). *Lizzie Siddal—The Tragedy of a Pre-Raphaelite Supermodel.* Andre Deutsch.

- Lewis, Roger C. & Lasner, Mark Samuels (1978). *Poems and drawings of Elizabeth Siddal*. Wombat Pr.
- Marsh, Jan (1985). *The Pre-Raphaelite sisterhood*. St. Martin's Press.
- Marsh, Jan. & Nunn, Gerrish Pamela (1989). *Women Artists and the Pre-Raphaelite Movement*. Virago Press Ltd.
- Marsh, Jan (1991). *Elizabeth Siddal, 1829–1862: Pre-Raphaelite artist*. Ruskin Gallery; 1st Ed. Edition.
- Prettejohn, Elizabeth (2000). *The Art of the Pre-Raphaeli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ssetti, William Michael (1895). *Dante Gabriel Rossetti. His Family—Letters with a Memoir, Volume One*. Ellis.
- Rossetti, W. M. (1975). *The P. R. B. Journal: William Michael Rossetti's Diary of the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 1849–1853, Together with the Other Pre-Raphaelite Docume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winglehurst, Edmund (1994). *The Art of the Pre-Raphaelites*. Parragon; 1st ed edition.
- Tennyson, Alfred (1832). *Poems by Alfred Tennyson*. London: Edward Moxon, 94 New Bond Street.
- Wood, Christopher (2000). *The Pre-Raphaelites*. Seven Dials.

## 二、網路資料

大英百科全書（2016）。取自：<http://www.britannica.com>  
British Encyclopedia (2016). Web:<http://www.britannica.com>

